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七卷

○內閣 【丞相】秦官以丞相為第一，主國柄，漢因之。唐以尚書令為真相，而左右僕射佐之，皆宰相職也。武后改僕射為文昌左右相，中宗反正，復舊名。至玄宗又改兩僕射為左右丞相，可謂名位俱正矣。然是時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，以故李適之、張九齡去相位俱拜左右丞相，罷政事歸本班，則紊甚矣。趙宋以僕射為真相，似合唐初之制，至徽宗改為太宰、少宰，最為不經，南渡始復僕射之名，為真相如初制。迨孝宗復改為左右丞相，以虞允文、梁克家雙拜，古來丞相之名至是始正。本朝以大臣入閣預機務平章事之遺，而銜稱殿閣大學士，則宋昭文右相集賢左右之遺也。

【文華殿大學士】內府諸殿閣俱有大學士，今為輔臣兼職，獨文華殿無之，豈以上主上日御講讀之所，故不設此官耶？唯永樂二十二年，徐州人權謹者，以賢良保科舉，筮仕為山西壽陽縣丞，坐事謫戍，再以薦為樂安知縣，轉光祿署丞，遂人為文華殿大學士，侍皇太子監國，宣德元年以病乞歸，優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。蓋是時殿閣大學士，止備侍從顧問，未預機政也。此後是官不復除，直至萬曆三十五年十月，朱山陰以首揆、武英殿太子少保，滿一品考，晉少保兼太子太保、文華殿大學士，則自永樂甲辰至今丁未已一百八十餘年矣，明興，除是官者僅見此二人（朱次年即終是官）。

【王抑庵入閣】王文端抑庵直，以永樂二年甲申庶常，為文皇所眷，不數年召入內閣，書機密文字，授修撰；駕幸北京，仁宗以太子監國，留黃淮、楊士奇與直三人輔道，固已儼然宰相職矣。上再幸北京，直在扈從，進侍讀。仁宗朝為侍讀學士，又以庶子兼讀學，宣宗即位進少詹事兼讀學，英宗即位，為先帝實錄總裁，正統三年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，六年以禮部缺人，始命出閣赴部，同尚書胡濙治事。自此後雖拜吏部尚書加保傅三孤，及奪師傅以歸，不復兼學士，至天順六年卒於家，雖贈太保，諡文端，亦不及翰林一字矣。初疑抑庵不過以詞臣為卿貳耳，及觀王墓志與本傳中云，王自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，出我禮部，當時意不能無憾，若使不出部，則丁丑正月當坐首禍，必有遼陽之行。蓋英宗復位，閣臣俱誅竄，故直猶以革少傅官師為幸也。據此，則抑庵先為內閣輔弼，凡歷五朝，前後幾五十年，為楊東里所擠，始出理部事，其初固真相也。而鄭端簡、雷豐城、王弇州諸公紀述率輔更不及此公，何耶？文端志傳出李文達諸公，俱與文端同事最久，其言可信也。

【布衣拜大學士】余初謂文華殿無大學士，唯洪熙有權謹一人及萬曆丁未朱金庭廣耳，不知尚有數人也。洪武間，禮卿主事劉庸薦鮑恂等凡四人，恂浙江嘉興人，余諡湖廣安吉人，張長年直隸高郵人，張紳山東登州人，俱年七十餘，明經通治體，遣使召之。恂、諡、長年先至，上見大喜，賜坐，顧問終日，同拜為文華殿大學士，諡等固辭，不允，再辭始許之，賜宴放遠。唯張紳後至，以為鄆縣教諭。同時又有全思誠者，字希賢，松江上海人，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，賜敕致仕。蓋國初之優禮隱佚，至以秘殿高秩處之。予固陋寡聞，近始得睹於廖中允集中，再書之以志余之不學。

【六修國史】楊方貞士奇初於建文朝為《太祖實錄》纂修官，永樂間再修、三修《太祖實錄》，並為總裁矣。至宣德間修太宗、仁宗《實錄》，正統間修《宣宗實錄》又皆為總裁，以勞加進師保，凡握史權者六次，後來無與比者；又主鄉試、會試各二次，真布衣之極寵也。

嘉靖中，張文毅治再主應天鄉試，又再主會試，與文貞略同，特未總裁國史耳。

【輔臣殿閣衛】宣德以後輔臣初次入直，最重者即入武英殿，次之為文淵閣，其稍輕者則東閣，俱稱大學士，而祖宗朝則不盡然。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，其後則以學士入直者居多。即如近代正德元年，王文恪鑿以吏侍學士入直，嘉靖六年翟文懿鑿亦以吏侍學士入直，俱逾年始得尚書文淵閣，此後則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為真相矣。其入而復出者，先朝如楊溥、江淵等不具論，只如天順六年，徐有貞以武功伯華蓋殿出為廣東參政，尋謫金齒衛，許彬以禮侍學士出為陝西參政不復召，李賢以吏書學士出為福建參政，尋召還，岳正以翰林修撰出為廣東欽州同知，尋謫甘肅，此英宗復辟後事也，而憲、武二朝無之。其後則嘉靖四年，楊一清以原任少傅吏書武英殿落殿衛，出為兵書，總制陝西三邊，逾年召還，復入閣。十八年翟鑿以原任禮書武英殿落殿衛，出為兵書閱視九邊，次年召還，復入閣；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師華蓋殿革孤卿落殿衛，以吏書致仕，未幾逮獄論斬。前乎此後乎此，但有崇進與斥削二端，更無外補左官之事矣。

自來閣臣初入，俱稱直內閣，自徐有貞驟得權，遂以兵部尚書、華蓋殿大學士、武功伯掌文淵閣入衛，人詫為異，今輔臣俱為殿閣大學士，無復直內閣之稱矣。

其入閣而終不得大學士者，天順後蕭鎡以戶書終，許彬以南京禮侍終，薛瑄以禮侍學士終，岳正以邵武知府終，呂原以學士終，劉定之以禮侍學士終，彭華以禮書終，尹直以兵書學士終，然皆正德以前事也。其為大學士而不得預閣業者，國初不具論，宣德中，則張瑛以禮書兼華蓋殿，陳山以戶書兼謹身殿；山改教小內侍，瑛出領南部，命再入閣，已先卒；而嘉靖六年則席書以少保禮書引疾，得進兼武英殿，致仕居師，仍給祿，未幾卒。

【宰相老科第】宣德正統間，三楊同在內閣。時文貞不由科日起，當國凡二十年，為最久。文敏、文定，俱起洪武庚辰進士，先後拜相，文敏相四朝，至正統庚申而歿於位，其科第已四十一年；文定相三朝，至丙寅亦歿於位，則去登第已四十七年，二公存沒恩禮俱無缺，可稱完福。此後內閣輔臣，其名行完玷、禮遇盛衰不齊，然自罷相溯釋褐之年，俱未有及四十年者。直至正德元年，劉文靖健以首揆策罷，則天順庚辰進士，至是已四十七年；嘉靖二年楊文忠廷和亦以首揆得請，成化戊戌進士至是已四十六年，雖皆以主上新立，君臣間齟齬以去，而劉名重四裔，楊功高一時，後皆旋遭褫奪，其勝九遷九命多矣。唯楊丹徒一清舉成化壬辰進士，辭相位已十年，至嘉靖四年復起為首揆，時登第已四十四年；謝餘姚遷由成化乙未狀元，罷相已二十二年，至嘉靖六年復起為次揆，時登第已四十三年。皆為新貴張瓌所擠，謝僅半年，默默不得志，毫無所建明而歸；楊雖得四年，然明攻暗刺無虛日，卒以簠簋之謗受譴罷去，未久俱下世。費鉛山宏由成化丁未狀元，罷相已九年，至嘉靖十四年復起為首揆，時登第已四十九年，抵任甫兩月，暴卒於官第。則此三公者，末路再出，喪其生平多矣。至世宗末年，嚴分宜以四十四年詞林，致位上相，窮極富貴，身籍子誅，為天下笑，固不足言；若徐華亭亦以嘉靖二年及第，至受世宗末命，再相穆宗，距其謝事之時，亦已四十六年，雖云善去，比及家而新鄭修怨，幾至覆宗，亦幸而免耳。鐘漏並盡，古人所戒，況先朝淳厚之風，離斫已盡，諸公在事恩怨未免失平，晚途悔吝，頗多自取，夜行者可以悟矣。

【景泰從龍二俞】景泰自郟王監國即位，推恩藩邸故臣，以番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少卿，則嘉興府之嘉興縣人也；以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，則嘉興府之秀水縣人也。二邑俱吾郡附郭，同時同姓，綱以生員習字選，山以舉人副榜起；綱次年即以兵部左侍郎入內閣，山次年亦至吏部左侍郎為經筵講官；尋因易儲，綱加太子少保，山加太子少傅，俱為宮衛二品，而不得正拜六卿，然得兼支二俸。後山密請復儲，不聽，遂引疾，以優禮致仕，天順元年卒。綱於天順復辟後，再起南京禮部左侍郎，成化二年致，十四年卒，賜祭葬如例，則景泰故臣所無者。此邑中奇事，而故老已不能舉其姓名，近始有梓其志銘者，然銘中止云各登亞卿，而埋卻宮衛保傅等，蓋天順間所作，有意諱之也。又，吾禾大拜者，人但知呂原，而不知呂之先已有俞綱也。綱字元立，山字積之，山子誥又陰為給事中，尤奇。景泰已已從龍恩，又有郟府曲實成敬者，陸內官監太監，則進士也，陝西人，以庶吉士授晉府奉祠，坐法宮刑，為藩府內官，因有是選，尤奇之奇者。

【雜學士】宋有龍圖、天章等諸閣，以藏累朝御集，閣必有學士，命曰雜學士，以別於翰林。本朝無此，唯洪武三年置弘文館學士，以胡鉉、劉基等為之，至元年廢不復置；洪熙元年復建弘文閣，本年宣宗登極，輔臣楊士奇等以印繳進，各官俱遠原任矣。若殿閣及兩坊之有大學士，乃宋昭文、集賢、觀文、資政諸大學士比，非雜學也。

【閣部列衛】國初閣部大臣，惟以部次及官銜大小為次第，不獨重閣臣也。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試讀卷，工部尚書石璞，居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高穀之前，時兩人俱不帶官銜，璞又以乙科起家，非詞林前輩，蓋以坐部為尊，故抑戴銜於後也。至成化五年己丑科讀卷，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商輅居吏部尚書崔恭之前，時兩人俱不帶官銜，亦宜以部序為次，兩位置如此，則以閣體重也，其時去景泰初元將廿年，時事已不在同矣。至十一年乙未科讀卷，商淳安以戶書學士、萬眉州以禮書學士，俱列吏部尚書尹旻之前，則揆地之勢已大定，自此循為故事矣。其後弘治四年辛亥，邱文莊以禮書人為文淵大學士，時王端毅為太宰，與丘同加太子太保，遂用往例，班行中壓邱之上，為丘所憎，被謗以去，亦可謂不知時變矣。

【閣臣終喪】弇州《首輔傳》云：「閣臣之得終父母服，自楊廷和始。」是大不然。景泰元年翰林侍讀直內閣彭時奏：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敬蒙令旨，令臣文淵閣辦事，於今五月餘，臣切思繼母如母，義無輕重，雖奪情自古有之，今時又非向日多事之比，聖恩曲全不加罪責，其如良心何？且更有「一行既虧，百美莫贖」等語。疏再上，景帝許其終制，而心不悅也，至景泰三年三月服滿，仍除前官，不許復入閣，至英宗復辟始以太常少卿，再參機務，此在楊新都之前，未有確倫疏也。此後則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，以母喪請歸，詔許馳驛奔喪，仍命喪畢即理事，至次年四月遠京，復入閣預機務，六年正月始出為工部尚書。蓋歸里者八閱月。景泰四年五月，太子太保、吏部尚書兼學士王文，以五月丁母憂歸，至九月回京復任，則歸里僅五月。成化二年三月，少保、吏部尚書、華蓋殿大學士李賢，丁憂奔喪，以五月復來，凡三月，始為修撰羅倫所駁。自是閣臣無奪情，直至弘治中之劉博野以至今上之張江陵矣。

【徐武功賴婚】徐天全奪門封伯也，尋為石亨、曹吉祥所構偽作章疏，詆訕朝政，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，因譖於上，謂徐有貞怨望，使所親馬士權為此疏而滅其跡。乃捕士權，同有貞下獄，錦衣掌印都指揮門達拷掠士權，瀕死數四，士權終無一言，徐始得釋，編戍金齒衛。士權泰州人，博學負氣，有貞感其恩，以女字其子。曹、石敗，有貞赦還，竟寒盟，而士權不以為怨。又成為化間御史李良者，大學士劉健弟子也，時健當國，良以女字其孫承學為婦，良親歿，已書於志中刻石矣。及正德初，劉去位，良詭云女夭，還其聘禮，其女改適舉人朱敬。良曆官至光祿卿，為御史張世隆直科其事，良不能安，以養病告歸，則劉晦庵尚家居洛陽無恙也，不知歸時何以見其師。

天順初年，故吏部尚書何文淵受業弟子知府揭稽，奏文淵於景泰間草易儲詔，及上復位，文淵子禮部主事喬新逼文淵縊死以脫禍，喬新亦告揭稽前任侍郎鎮守廣東時，代土官黃&~MGJKI為易儲疏，上命逮稽等赴京鞫之。若稽者，亦如李良之叛師而甚焉者。史云文淵自縊後，為人所奏，至差官擲，驗之果然，但不知即揭稽相訐時否？其禍又酷於石介矣。

【李南陽相業】李文達相業，盡自奇偉，如出建庶人於幽閉，佐英廟作盛德事；又如景帝崩，上欲以汪妃為殉，文達云：「汪妃雖僭后號，然不為郕王所寵，且二女可念，英廟用其言，並二女出就外邸，後來英宗上仙，不許妃嬪殉葬，且著令為後世法。」豈非文達一言啟之哉。近世議江陵奪情，遂並李公地下之靈重遭詆斥，而江陵亦迫恨羅文毅，冒為無知賢子。然李聞訃即歸，以上召畢哀事而起，羅始以疏糾之。張在位即留視事，為五賢所聚劾，況以九月丁憂奪情，次年三月始請歸葬，初予假僅一月耳，則似亦稍有間云。

【詞林大拜】本朝自英宗天順以後，揆地鮮不出詞林者，唯正德十年楊丹徒以外僚入，後無繼者。至世宗登極，袁石首以長史入，則從寵恩也；至六年丁亥而張永嘉用議禮，以外吏驟取相位；八年己丑，而桂安仁繼之，壬辰方南海又繼之，此時詞林遂大不振。以往姑勿論，即桂安仁登第之歲，為正德辛未，則楊慎為狀元，合庶常三十六人，無一拜相者，而楊以修撰終。九年甲戌科，則一甲三人無庶常，狀元唐皋僅五呂，講學十二年。丁丑科一甲合庶常三十七人，無一拜相者，狀元舒芬以修撰外謫，僅得復官。嘉靖辛巳科則一甲合庶常共二十七人，無一拜相者，狀元楊惟聰外謫，僅從外藩一轉罔卿而止。癸未一甲三人無庶常，而徐華亭以探花為首揆，斯為創見。而丙戌、己丑兩科，戊元襲用卿至祭酒，丑元羅洪先僅止選贊善，合二科庶常四十人，為永嘉所惡，俱授外官，至無一人留詞林矣。壬辰一甲最為不競，首林大欽止修撰，榜眼孔天胤以王親授命事，探花高節以編修謫戍，庶常唯呂餘姚一人入閣，差強人意耳。己未狀元韓應龍止修撰，而庶常又有趙內江一人入相。戊戌則袁慈谿以一甲繼之，是年無庶常，而張永嘉已先一年卒，桂安仁則下世已久，而夏貴溪自外吏入用事，自此大拜不復有他官矣。二十年為辛丑科，沈坤為狀元，官祭酒，合庶常三十六人，遂有四相出焉，豈唯張、桂諸公真能奪造化之鐘錘耶？甲辰狀元秦鳴雷，至大宗伯，斯為僅見，是科無庶常。丁未則李興化大拜為首揆，蓋弘治乙丑之後所不經見，而庶常二十八人，張江陵相公在其中，雖一人已可當什伯，而殷歷城亦得大拜。庚戌則唐汝楫狀元，官止諭德，是年無庶常，而榜眼李桂林為相。癸丑陳謹狀元，官止中允，庶常二十八人，而張蒲坂、馬同州為相。丙辰諸大綬、己未丁士美，二元俱至侍郎，此一科無庶常。至壬戌雖不考館，而首甲三公俱登揆地，又一時同朝，則制科以來未有之盛，其去張、桂用事時恰將六十年矣，天運一周豈其然乎？乙丑狀元范應期至祭酒，庶常二十八人，則許新安、沈歸德入相。至隆慶戊辰狀元羅萬化至禮部尚書，而探花趙志高及庶常三十人，有陳南充、沈四明、王山陰、朱山陰、張新建、於東阿共宰相七人，真詞林盛事，二百餘年所僅有耳。此後則辛未一甲合庶常共三十三人，無一大拜，狀元張元忭止諭德五品。萬曆甲戌狀元孫繼皋，至侍郎，是年無庶常。丁丑一甲庶常共三十一人，無一大拜，狀元沈懋學止修撰，榜眼張嗣修至遭戍。庚辰無庶常，而狀元張懋修甫授修撰，匝歲亦削籍矣。蓋壬戌戊辰極盛之後，自難其繼，亦消息之互理也。癸未科則狀元朱國祚，以少宰在告，李廷機以榜眼大拜，葉向高以庶常同人相，亦稱盛事，其他諸公向用方新，且議定每科考選吉士，將來步武綸扉，正不可屈指矣。

詞林館元，更為不利。自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大拜，凡五十年為嘉靖乙未趙大洲，辛丑高南宇繼之，辛丑至近科丙戌，又將五十年矣，豈止無人入相，即官至三品者僅二人，而丁丑先人為館元，終於修撰，癸未則李道統止司業，而丙戌則李啟美止檢討，相連二科，俱盛年早世，尤為恨事。己丑則王肯堂為首，以檢討外謫未出。而壬辰之王象節、乙未之高承祚，俱授史官，旋終於任。戊戌王宗植獨至宮庶，近聞亦卒。辛丑王升、甲辰王國鼎並以初授官告終，又連五科。

【親臣密賚】本朝臣下賜賚，視前代為最薄，且最為有節，然以親昵特賜則間有之。祖宗朝所不論，如天順初錦衣掌衛事指揮袁彬，先賜白金三百兩及彩幣為治第矣，比娶婦，又賚黃金三十兩、彩幣八襲，及生子亦如之。嘉靖初閣臣少傅張孚敬，先以西第成賜白金二百兩及彩幣矣，又後以繼娶賜白金二百兩，大紅蟒緞四襲。夫營建、婚媾，私事也，而賜予如此，一則蒙塵扈從之舊，一則禰廟崇勛之臣，文武後先，並拜橫賜，且其恩禮符合非他臣可比也，然已為非常之典矣。至如江陵公以楚中建第賜銀至千兩，其數已太多；至今上大婚，何與臣下事，乃先以加巾，即受慈聖二百金、坐蟒之賜，禮成後加歲祿百石，又進其子世金吾秩，又蔭一子璽丞，此何說也，其不終宜矣。萬曆十年，今上元子生，首揆張蒲州等諸公俱進官蔭子，尤為本朝創建之事。

【謝文正驟用】謝木齋之拜相也，以丁憂召用，時弘治乙卯，尚為侍講學士，從五品特起，以少詹兼學士入直內閣，因服未滿，留家又半年，抵京，甫到任即升正詹事，由詹事二年即晉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，一時大臣崇進，未有如此之迅捷者。嘗見常熟楊憲副儀所作《明良記》云：「謝初任詞林，上疏力止孝宗冊妃，以故中宮德之。後來推閣員一時殆盡，俱不得旨，最後以李長沙及謝名上，始並荷簡用。其伯中宮妹入宮，上用內意，欲冊為妃，謝又奏娶堯二女為比，上是之，竟以外廷力諍而止。然則文正初年直諫，本非容悅，而孝宗誤以為德，其在閣也，受上恩已厚，娥英之事，即將順亦不為媚。但焦必陽因之遂謂謝前疏逢迎孝康，以致孝宗不祀，則仇口無疑矣。」

楊又云：「孝康之妹後嫁劉閣臣長子。」時二劉同為輔臣，為博野耶？為洛陽耶？是不可知，然洛陽以剛直著，意之必博野，然博野之去，正坐草後父張鬱詰命稽遲得罪，則必非姻婭矣。

【龍子】長沙李文正公在閣，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，文正對云：「其子蒲牢好鳴，今為鐘上鈕鼻；囚牛好音，今為胡琴頭刻獸；睚眦好殺，今為刀劍上吞口；嘲風好險，今為殿閣走獸；狻猊好坐，今為佛座騎象；霸下好負重，今為碑碣石趺；狴犴好訟，今為獄戶首鎮壓；鳳皇好文，今為碑兩旁蜿蜒；豈吻好吞，今為脊獸頭，凡九物皆龍種。」此見之《懷麓堂集》者，而實不

止此。又有憲章性好囚，饕餮性好水，蟋蟀性好腥，&~LIVFI&~LIOMG;性好風雨，螭虎性好文，金猊性好煙，椒圖性好閉口，蚋多性好立險，鼉魚性好吞火，金吾性通靈不寐，此又見《博物志》諸書者，蓋苗裔甚夥，不特九種已也。且龍極淫，遇牝必交，如得牛則生麟，得豕則生象，得馬則生龍駒，得雉則結卵成蛟，最為大地災害；其遺體石罅中，數十年始裂山飛出，移城出郭，夷墟市，所殺不勝計；比入海，往往為大魚所噬，即幸成龍，未幾輒殞，非能如神龍、應龍之屬變化壽考也。又前代紀述中，有感婦人而誕小龍者，若漢高祖之母，龍據其上乃生赤帝，成炎劉不億，抑更神矣。

又龍生三子，一為吉甲，蓋與鹿交遺精而成，能壯陽治陰痿。

【詞臣論劾首揆】殿閣輔臣每有被彈章者，然多出言路，或庶僚間亦有之，其出本衙門者絕少，至首輔尤罕見，自孝宗初年有之，以至於今，然皆有所為也。弘治元年，庶子張昇參首揆劉吉十罪，則以孝宗從龍恩，僅從論轉一階，以賞薄恨吉也。嘉靖四年，詹事學士桂萼、張璁等，參首輔費宏受賄及居鄉不法，以不得講官修書及主考諸差恨宏也。七年詹事學士黃綰攻首輔楊一清，則助張、桂也。八年詹事學士霍韜參楊一清，則調張、桂去位，系一清喉給事陸粲劾罷之也。此後又六十餘年而為今上之十九年，司業劉應秋論首揆申時行，則以久淹南中也。二十五年庶吉士劉綱論首揆趙志高諸罪狀，則以將散館恐外補，先事脅持之也。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兼讀學部正域參首揆沈一貫，則以勘楚事異議也。蓋持之皆有故云。惟成化二年修撰羅倫之糾首揆李文達，今上六年編修吳中行、檢討趙用賢之糾首揆張江陵，則以為奪情大事，有關綱常，且就事論事，未嘗旁及云。

成化初，庶子黎淳以議者請追復景帝，淳疏駁之，因及四輔商輅。時淳被旨，以獻諂希恩諂之矣。至弘治初年，庶吉士鄒智追劾首揆萬安、劉吉等，雖云公論，然萬已去位，其疏亦出御史楊鼎等手，羅圭峰曾議之。

【閣部形跡】孝宗朝，君臣魚水，千古美談，至今人能誦其說，乃其中微有不然者，則今人未必知也。弘治初年，上用劉博野、徐宜興、劉洛陽三相，時王三原亦初為吏部尚書，與洛陽同拜命，本相善也。未幾博野欲虛官，而三原救之，已微齟齬。最後劉文泰事起，邱瓊山最晚入閣，陰為之主，孝宗眷注頓衰，三原因以見逐。至上末年，馬鈞陽以十二年本兵加少傅，改吏部，最稱眷。洛陽公已為首揆，李長沙、謝餘姚次之，三相咸負物望。而劉華容新人為本兵，戴浮梁亦起為臺長，二人俱為上所重，而眷劉尤深，因得非時召見，造膝三接，恩禮出諸貴上。即三相所調旨，有不當上意，亦與商確窳定，三相有時反從劉問上今日何語，意不無怏怏，鈞陽第修銓曹職事，不獲一望天顏，亦稍稍懷妒矣。孝宗上賓，浮梁亦下世，華容繼得請，鈞陽銓試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題，以譏洛陽不學，亦先華容去位，而閣部之隙遂開。李長沙雖云持平，然華容公甘肅一戍，已不能救矣。以為不然，何不觀弘治十七年召對事乎？李、謝二公在閣，因孝肅周太后喪禮召閣臣入議葬事，東陽、遷因奏曰：「臣已七年不得見皇上矣！」其言對乎？感乎？次年而鼎湖遂泣，似此局勢，即使孝宗猶在御，華容公亦未必善去也。君臣之際，其難如此，寧獨桓使君撫筆能令謝安涕泣哉！

【首相晚途】武宗朝，長沙李文正林下每談及正德初年，未嘗不慟哭，蓋追悔不及偕劉、謝同行也。丹徒楊文襄嘉靖初年罷官歸，尋以張永墓銘事奪職，疽發於背，每歎為小子所賣，蓋追悔當年附會大禮之非，終見辱於張永嘉也。世宗末年，嚴分宜被逐家居，世藩遭戍，見所藏錢輒掩之，至欲獻之朝以助邊餉。今上初年，高新鄭被逐家居，患末疾，忿鬱無聊，每書壁及幾牖云「精扯淡」三字，日以百數，則華亭、內江、江陵諸卻，在胸中已漸消化矣。水落石出，興盡悲來，理勢宜然。或曰此諸公皆以無子故，晚稍醒悟，只如近日江陵公，其聰明豈出四公下，而瀕危惛忿愈甚，戀戀權位，薦人擠人，至死不休，則多男子多後顧累之也。此說亦有理。

王蕃齡墓銘云：「世蕃為嚴相養子。」

【三相同氣】三朝以來受遺元老，如正德末之新都楊文靖，嘉靖末之華亭徐文貞，隆慶末之江陵張文忠，俱受玉幾導揚，事權特重，且時局驟更，百官總已，幾同苗晉卿故事，即三相亦慨然以天下自任，而同氣之間，竟不能調停，為世所嘲笑。新都之弟為兵部左侍郎廷儀，初以乃兄故，從禮部調吏部，後頓失歡，遍勝誇於縉紳，至謂新都附麗逆瑾以進，後首揆去國，諸彈章亦預聞焉。華亭之弟為南京工部右侍郎陟，以浮沉卿寺不得大用，痛恨其兄，至於訐陰事，登之白簡，華亭罷相，故用先忌日以苴麻迎之道左。江陵之異母弟舉人居謙，因公子就試，勒其辭疾，不入闈，居謙歸至南陽府，悒鬱而歿，太夫人哀痛成疾，江陵庚辰屢疏乞歸，全為此事，甫逾年，身亦不起矣。三公者，勛名蓋代，故非經常宰相；若實友於，似尚有慚色。

【楊新都守制】李南陽之奪情，識者嘗之，羅一峰糾疏，詞旨極峻，當時有以為過者，以李受惠宗異眷不忍辭也。楊新都丁外艱，武宗亦固留之，至三疏而後得請。是時給事中范尚亦疏請允楊歸，且引張九齡起復見譏後世為比。其旨嚴而詞婉，最為得體，新都以為忤，求去益決，為國為家真兩無負。江陵公聞喪，為上勉留，時史臣吳、趙兩公救正之疏，大都與范給事同，無奈群小脅持，竟惑邪說，反謂二門生背叛門牆，加以廷杖，迄不能止言者，雖身留而禍釀矣。江陵歿未一年，而新首揆蒲坂亦遭內艱，此時前車方戒，萬無留理，然蒲坂甫出春明，而時局遂又大變，乃知江陵寧冒不韙必不肯一日舍輪扉，蓋亦非得已也。

新都奔喪到家，甫一月而守催之行人已至，上疏哀控乞守制，優詔不允，又差內臣右監丞秦用賚敕召救起。新都又苦辭，上始聽總制，命服闋敦勸來京。至制滿，上復遣行人賚敕促之遠朝，又再辭而至。

【閣部雜合】正德初，劉、謝去位，長沙當國，焦芳從吏部、劉宇從兵部先後入閣，張綏以郎署躡拜太宰，曹元亦進本兵，皆逆理所引，膠互弄權，幾不知有首揆，李公調停其間，僅亦有補救而已。瑾誅，諸附麗者俱敗。又二年，長沙謝事，楊新都以疏遠驟膺大柄，梁南海、費鉛山佐之，楊丹徒以才請領銓，一時在事俱人望，號同心，雖主上惑於貂弁，秕政日聞，賴諸公匡救彌縫，有楊遵彥臣清於下之譽。未幾陸全卿為吏部，王晉溪為兵部，二人才而貪險，內結權豎，外通逆藩，雖按地益以蔣全州、毛東萊（俱厚重長者），楊、梁協力，鼎足承君，然與吏兵兩曹外交歡而內水火，日夕相猜防。殆寧事底平，武宗亦升遐，二人先後誅竄，內閣獨捧捧日之功，而世宗入紹，時局一新矣。

【首輔再居次】輔臣首次之分，極於正、嘉間，而首輔復遜居於次，亦始於此時。正德十年楊新都廷和丁艱，梁南海儲代居首三年矣，十三年冬，新都再至，梁仍居次，遂終以次相策勉。嘉靖十年，張永嘉孚敬去位，李任丘時代居首，次年，永嘉再起，李仍居次，十四年永嘉致仕，李又居首，未幾費鉛山宏從田間起，再當國，李仍居次輔，三月而費卒於位，任丘始稱首揆。二十三年，翟諸城鑾去位，嚴分宜嵩代居首，已二年矣，夏賈溪言從田間起，再當國，嚴仍居次，凡二年而夏極刑，嚴始夏稱首揆。此後又四十餘年為今上辛卯，申吳縣時行去位，王太倉錫爵未至，趙蘭溪仍首揆，將兩歲，太倉蒞事，趙仍居次，甲午，太倉致政，趙始得稱首揆。是時位諸公上者，其才望，其寵眷遠出踵起者數倍，諸公亦用柔道承之，甘心雌伏，終保無咎。如分宜者，且因而快風除焉，養晦之效如此。

【桂見山霍涓崖】議禮初起，桂萼為首，而張璁次之，既而張以敏練得上眷，先入相，桂遲一年始繼入，其信用俱不如張，意不能無望。時魏莊渠校以講學負重名，久滯外僚，桂引入為祭酒，每奏對俱托之屬草，上每稱善。張自覺弗如，偵知其故，乃從魏太常，罷其經筵入直，桂始絀矣。始，王文成再起兩廣，實張、桂薦之，至是，魏與王爭名相軋。王位業已高，譽亦遠出其上，魏深恨忌之，桂因移怒於王，直至奪其世爵，且令董中峰玦於武廟實錄中譏刺文成縱兵劫掠，南昌為之一空，皆對筆也；至於佐禮部時，舉成化三年例，令科道互相糾，最為妄誕，蓋成化本無其事，特借以泄其私忿耳。霍涓崖韜韜以明倫大典得拜禮部尚書，蓋上偏賞議禮功也，霍獨五疏抗辭不受，及永嘉為陸粲所論，乃出疏代張辨且力攻楊遂庵，及四部議起，又力攻夏賈溪，並及永嘉，以至銀瑣下詔獄。後雖復職，屢與夏爭訐，至數十疏終不能勝，及瀕死尚以子不第欲劾考官。蓋瀕臨亦張、桂之亞云。

霍佐吏部薦人材，舉詞臣豐熙、楊慎，則議大禮遭戍者；刑部郎唐樞，則以大獄編氓者；知縣陸粲則故給事中論張、桂及霍者，其能不修伎又如此。至得蔭不與其子而推之長姪，人尤以為難云。

【輔臣掌吏部】內閣輔臣主看詳票擬而已，若兼領銓選，則為真宰相，犯高皇帝萬禁矣，有之自正德間焦泌陽始。焦依憑逆

瑾，破壞典制，固不足道，然不過數日事耳。世廟以方南海出署，自系議禮職貴得此異者，非成例也，然方亦故太宰，即在部不及一月，至末年乙丑，嚴常熟以從宰辛大拜，以待新宰未至，暫管部事，遂至兩月，總不過守故官耳。唯三十五年丙辰之二月，呂餘姚出署部事，則專司考察，雖旬日還閣，而事體大紊矣。馴至穆宗之三年，高新鄭以故官起掌吏部，初猶謂其止得銜柄耳，及抵任，則自以意奪首揆李興化，條旨云：「不妨部務入閣辦事。」比進首揆，猶長天曹，首尾共三年，則明興所僅見也。呂餘姚之掌銜也，以故太宰李古冲得罪下獄論死，分宜欲盡祛其所登進者，乃授意於呂，令考察大僚，分三等，其上等為尚書吳鵬、許論等、侍郎嚴世蕃、趙文華、董份等，而二等則侍郎鄒懋卿、楊順等，俱注上考，尚書葛守禮等為最下，俱罷去，其斥陟大抵如斯矣。後今上癸卯，郭明龍署部，議奪大臣諡數人，而呂文安與焉，馬郭尋以楚事去位，其說不果行。

呂從內閣丁艱歸，遂不復召。至今上初年，忽問左右：「故輔臣呂本在家安否？」皆敢不對。江陵公聞之大怒，召其子禮部主事名兌者，譙呵甚苦，兌震懼辨析哀楚，遂請告歸，尋以察罷。上此問必非無因，然其故則不可得而知。

呂還政地，吳鵬即以工部調吏部，與分宜為一體，在位六年，以劾去。趙文華即論李太宰者。趙以工部右侍郎視江南師回，適大司馬楊蒲坂以憂去，趙謂可唾手得之，乃不用而用許靈寶，趙切齒恨之。分宜亦以曾薦李，冀其報，而李在部每持正不阿，又驟得上寵，行且入相，益畏惡之，因合謀摭李部試策問惡語訕上，合趙上之。上果震怒，置李大辟。呂既列趙於上等，上益委信之，不匝月即用劾李功，峻遷趙為太子太保、工部尚書，再出視師，其冬又加少保，蔭世襲錦衣矣。

【張方二相】嘉靖議禮諸臣，其最專悖者無如張羅峰孚敬，最和平者無如方西樵獻夫。當大獄起時，張署都察院，方署大理寺，張欲坐前尚書顏頤壽等奸黨紊亂朝政律，盡誅之，方力諍，至具疏欲劾張、桂二人，且棄官歸，乃得未減，頤壽等僅罷官去，其解縉紳之禍不小矣。方長吏部，特創議革外戚世襲侯伯，及入閣後，上欲論決故建昌侯張延齡，時張羅峰居首揆，雖諍之，僅以傷昭聖太后心為言，方疏乃云：「陛下居法宮之中，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，其犯顏至此。」若永嘉者，無論他事，即一彭澤也，初以吏部郎中考察降兩淮進運副，已陸辭去矣，時張尚為兵部侍郎，疏救之得還原職，又薦為逾德，尋躡進太常卿，此何說也？至其惡夏賈溪，令澤誘薛侃上疏，又令引夏言指授以殺之，此等舉動全是鬼域心腸，究竟為世宗神明，暴其密疏於朝，於貴溪遠職，侃編氓，澤遠戍。不知當時永嘉何顏以對世宗，何辭以謝彭澤也。彭澤南海人，正統進士，非大司馬彭澤也，大司馬號幸庵，蘭州籍長沙人，弘治庚戌進士，諡襄毅。

席元山書亦以議禮貴者，其復戾亦似桂見山，但良心不甚泯，如稱楊新都見之章疏者曰：「廷和實社稷臣。」其不沒公論如此，非如張、桂霍疏中劾指楊為奸逆也。席又薦議禮旨得罪學士豐熙等，尤為不易得。

【星相】術士談命談相，百無一中，然士人則有奇驗者。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，將為天官選人，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，奇其狀貌，詢知就選，急止之曰：「公旦夕將大用，不僅登甲榜已也。」張笑以為妄；時又有御史蕭鳴鳳者，素精日者家言，張姑以支干決之，蕭大驚曰：「此人即登第，不數年輔相天子，改革宇宙，安可遽棲枳棘！且命數已定，即就選亦必不諧。」張尚狐疑，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，再試即成進士，以至驟貴當國矣。兩御史俱起南宮，俱拜西臺，何以神於星相乃爾。王相河南之光山人，蕭鳴鳳浙之餘姚人。

【內閣密揭】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，外有通政司，內則會極門，俱有號簿，唯內閣獨得進密揭，蓋心膂近臣，非百司得比。近日言路遂指以為奸藪，欲盡行停格，不知轉移聖意全恃此一線，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竹語，且司禮諸大璫，亦得借相公為重以挽回於內，又非廷臣交結近侍者可同日語。以故向來重譴言官，往往內閣密揭得此從輕處，此其驗也。自言路此言入，而上意亦不疑，至密揭亦多不報，揆地遂束手無策，付之浩歎而已。

閣中密揭唯祖宗朝皆然，然唯在事則行之耳。嘉靖中萬曆初，有在籍在涂而用之者，永嘉、江陵二張文忠是也。彼時臣主如一人，忤者立見奇禍，始得度外作事，要之非體矣。頃年婁江王相公因上屢召不出，始以密揭進諫，遣家人王勉賚入京。勉為王五之婿，即東阿於相公作五七九傳中之一也，道經淮上，李修吾中丞款之大醉，因潛發篋得之，初欲改易，知為王相孫時敏之筆，但抄錄而仍封之。此揭未達御覺，而東南正論諸公、南京臺省諸公已家有一通矣。李為婁江癸酉鄉試門生，師弟最相得，與其同年周元孚弘、俱受國士之遇，先皆在謫籍，皆因時望欲內擢之，李時已別得路，乃作書力辭，謂以庸眾人待我；周遂轉尚寶而李為山西提學副使，然王益心重李，愛敬之，稱道不容口。至此婁江從山中膺召，李候問執禮愈虔，王方倚為心膂，手書娓娓論時事，因得潛扼中其要害。李雖稍涉權譎，畢竟婁江亦多此一揭，既決計高臥，安得循黃扉故事，嘵嘵於三千里外也。今揭刻集中。

【四宰相報恩】昔人以塵埃中物色為難，遇其偶中則受報不輕，近代嘉靖間三四宰相俱有可紀。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，欲就選而山陰人蕭鳴鳳止之，謂其支干當正位首相，蕭自言星命亦當至二品。其後張果大拜，時蕭以副使擅答知府廢罷，張思前言，且感其意起用之，欲引為正卿以符前說。蕭官至布政而卒，亦二品也。餘姚人楊大章，潦倒宦途久矣，其受業門人呂文安，童子時受其恩，及大用，引至刑部侍郎。楊已篤老，不堪煩劇，屢稱病在告，世宗厭之，勒令閒住去，則年已八十餘矣。江西人聶豹初任華亭知縣，時徐文貞為諸生，甫童弁，聶器重之，引為同志，且與講王文成良知之學。徐即聯第，驟貴至宰相，則聶久放退家居，徐以兵事特薦之，由副使二年而至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，其超峻幾與張、桂等，皆文貞一人力也。連歲虜大人，聶一籌莫展，上怒，勒令閒住，迨穆宗登極，文臣首舉名臣，贈少保，諡貞襄。金陵顧尚書撫撫楚時，江陵張文忠登賢書，以年少居後，顧特呼與結交，手解犀帶贈之，謂名位當過我，且邀至衙署，出其幼子峻為托。比張當寧，顧沒久矣，召其幼子入都，與其恩蔭。其兄姪爭之，張曰：「往日受若翁語，不曾及他兒也。」蓋二尚書身後猶享眼力之報，又非蕭、楊兩人所敢望矣。

【吉士不讀書】張永嘉之人相也，去登第六年耳，時嘉靖丙戌諸庶常在館，以白雲宗閣老呼之，每進閣揖及朔望閣試，間有不赴者，並不引疾給解，張始震怒，密揭於上，謂俱指為費鉛山私人，於是俱遣出外授官，無一留者。為史官時，去改吉士甫逾年耳，故事，散館期尚隔一年也，內唯陸燾得為吉士，王宣得為御史，餘皆部寺知縣。其中毛渠為故相紀之子，費懋賢為故相宏之子，楊恂為故相廷和嫡姪，皆切齒深仇，故波及餘人，內趙時春為是科會元，年僅十八，亦止刑部主事耳。次科己丑，即永嘉為大主考，取會元唐順之等二十人為庶吉士，時舉朝清議，尚日議禮貴人為胡虜禽獸，諸吉士不願稱恩地，以故亦恨望之，且皆首揆楊丹徒所選，益懷忿忌，比旨下，改授甫數日，又密揭此輩浮薄非遠到器。於是奉旨：「邇年大臣徇私，市恩立黨，於國何益，自今永不必選。」蓋猶指宏，並侵一清也。於是教習大臣，停推，新吉士亦不入館讀書，即以應得之官出授，皆部寺州縣，僅王表得給事，胡經等得御史，蓋科道三人而已。然次科王辰又收吉士二十一人，留者七人，永嘉為首揆，不能止矣。方順之等之改部屬也，吏部尚書方獻夫建議，翰林額載本有定員，今濫於常額，乞量增數員，有弗稱者俱令外補。詔如議行，侍讀、侍講、修撰舊二員，今增為三員，編修檢討舊四員，今增為六，上命著為令。今詞林充斥，不止數倍於前，雖三堂盛事，不免怨脫校書之謔矣。

【宰相別領】宋之盛時，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，蓋崇釋教也，有領玉清昭應得宮使者，則以奉天書崇道教也；至王安石以問局處請告者，官觀遂為廢退所得；至徽宗置上清寶籙宮使，以宰相專領，則又真掌道教矣。若王黼以元臺領應奉司，雖鄙褻類宦寺，與前承二氏教者稍不同，其為失職則一也。元時有仁虞院，以首相領之，蓋鷹坊也，又有玉宸院，則教坊梨園亦加官至平章事，此虜俗不足言，而鼎鉉之辱極矣。本朝雖不設宰相。而政本歸之內閣，重則師保，次亦卿佐，兼殿閣之官除知經筵及書史總裁更不他領，最為得體。至嘉靖初，張永嘉以首揆屢領南北郊工程，李任丘以首揆、夏賈溪以次揆審刑部囚，高新鄭於隆慶間又踵行之，雖肆意兼綜，實自貶威重也。

【輔臣掌都察院】都察院之長，即漢御史大夫，號為亞相，今為風紀重臣，主糾察百僚，未有以閣臣兼者。本朝唯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、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。張初用大禮暴貴，又起大獄，以媚郭勛，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，下三法司官刑部尚書顏頤壽等、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，盡反張寅、李福達之案，獄成，戍斥者百餘人，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再晉尚書仍掌院事，次年晉少保始歸閣。趙因高新鄭踞吏部，欲非時考察科道，恐人議之，乃以內江掌院共事，然舉計典時趙多所抵

悟，察完未匝月，高即喉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，趙辨疏直發其謀，云：「橫非庸臣所能也，臣直庸臣耳，若拱乃可謂橫，且有楫為之腹心羽翼，他日將不可制。」其言甚辨，則不勝而去。二公兼署，雖各有本末，然總之非制也。

張寅即妖賊李福達，人人知之，著辨者亦眾，後蔡伯貫於蜀被擒，其讞詞中載其事甚詳。雖永嘉以一時私臆，且邀上命刻《欽明大獄錄》以鉗天下，而是非終不可滅，福達孫仍以叛誅。庚午高、趙同事，所斥謫臺垣如魏時亮、陳瓚等數人，俱先後起廢，登八座稱名臣，則閣臣領憲，亦未足為重也。

【宰相出山】成化以後，宰相四人閣者，唯嘉靖中張永嘉、夏貴溪二人，張最後起，至金華，病歸旋卒；夏最後起，以少師降尚書，甫去國而罹極刑。三人閣為費鉛山，最後居首揆，僅二月暴病卒，俱不利之甚者。再入閣者成化中李南陽，丁憂奪情，其年遂卒；商淳安以直諫去位；正德中楊新都再入，至嘉靖初以議禮去，尋削籍；楊丹徒再入，以受賂罷去，尋削籍；翟諸城再入，以二子中式被劾削籍；桂安仁再入，即病致仕卒；隆慶初高新鄭再入，今上登極，中旨見逐；萬曆間王山陰再入，以爭冊立自免，更無一得善去者。至若嘉靖之初，起謝餘姚於田間，謝林居二十二年，負天下重望，抵任僅五閱月，悒悒不得志而歸，其初去時以少傅居次輔，再出仍位楊文襄下，官亦無所加，是又多此一出矣。近年王太倉甲午以首揆得請，丁未再召當國，堅臥者五年，終不出以至於沒，然而攻擊四起，哭子哭孫，憂撓無一日寧，是又多此一召矣。盛滿難以久居，得意不可再往，信哉！

【發饋遺】古人不受暮夜，特持己嚴耳，不聞發人饋遺為自己功名地也。自嘉靖間張永嘉相公發徐崦西少宰飯，後唯見隆慶間今大中丞三原溫一齋純為給事時，發原任兩廣總督劉燾廿四金之饋，時劉已起右都御史提督神樞營，奉旨以原官致仕。故南太宰諸城丘月林檉為給事時，發湖廣巡撫都御史方廉五金之饋，方罷官歸。今上乙巳年，中丞褚愛所鐵為總漕，發荊州知府倪凍二十金之饋，倪罷官歸。四公俱清修名碩，議者尚以過刻譏之。近年則戶科都給事中李蒼門應策發祥符知縣王興二十金，王得重貶，李奉溫旨見褒。王後復漸振，今為郎署，李曆官左通政，乙巳內計，以浮躁褫級，至今未出也。士君子持己不愧四知足矣，至於尋常交際尚不止此者，若以一時近名阻人榮進，揆之天理或亦未安。

徐縉以陸祭座主，為永嘉所誣，沒後得昭雪；劉燾以邊功著，後亦再出；獨方與倪遂不振。倪為南駕部郎，處置馬快船一事為百世利，王弇州稱為材婿名臣，真非虛語。頃丙午丁未間，再登啟事，而說者復攻之，謂為浙黨，以朱金暉相公桑梓之故也。

【兩張文忠】嘉靖初之張永嘉，今上初之張江陵，皆絕世異才，然永嘉險，江陵暴，皆果於自用，異己者則百端排之，其所憑心膂，又皆非端人，所以不得稱純臣。永嘉之初起也，倚桂文襄為先登，未幾自以英敏結上知，與桂隙日開，而用同事者霍文敏為爪牙，如楊邊庵一清之與陸貞山給事祭謀逐永嘉，已得旨去位，非霍起而代辨，永嘉殆矣。既而邊庵罷，貞出貶，形勢已固，而霍優去，始寄腹心於汪榮和，於是相業日卑矣。汪之陰賊貪詐，士人所不齒，非桂、霍可比擬，如誘彭澤、薛侃以陷夏貴溪，且專疏劾夏矣，夏既得白，復哀請於夏，謂疏出永嘉，非其本意。至永嘉傾陷徐崦西縉少宰一事，皆汪一人力主之，其他杖謫言官，排逐正人，必攘臂爭先。永嘉自庚寅當國，汪即以是年總憲，又三年而得太宰，與永嘉終始者七年，張去而汪逐矣。江陵初得柄亦矯矯自任，丙子已前，其設施盡自可觀，自為劉臺所糾，而漸用王陽城、王夷陵等人幕，陽城以掌銓司斥陟，夷陵以少宰為鷹犬，迨奪情諸事起，而提防盡裂矣。夷陵之忍毒，不能如汪榮和，而卑佞過之矣。至糾合臺垣為之角距，動借白簡劾去非類，則又永嘉所不為者。永嘉用李福達一案以結歡翊國公郭勛，此事最得罪名教，若江陵之厚成國公朱希忠兄弟，直以門客蓄之，用其苞苴以交通中貴耳，非如永嘉之諂附翊國以媚上也。永嘉之再相也，昭聖皇太后屢言之上，謂今日得與若為母子，皆張少傅力，因之召入。江陵異眷尤出永嘉上，然今上幼冲，慈聖皇太后日以張先生親受顧命社稷臣耳提之，以故寵得竟其身。嗟乎，柄國者非藉手宮掖，亦安能久擅大權哉！永嘉險伎非一端，而傾吏部左侍郎徐縉一事，尤為可恨。縉號崦西，吳人也，其門生陸貞山，亦吳人，俱厚楊邊庵。而上眷徐厚，次將大用，永嘉恐其續邊庵之脈，不利於己，陸劾張疏出，益疑恨之。適有監生詹榮者恨縉，因訐其私事，人皆不直榮，而永嘉忽參縉，謂其夜以刺投入，開具黃精白蠟諸珍異，比索其人，則並賄俱逃去矣。上信之，下之都察院，時汪榮和掌院，即欲實徐罪，賴史鹿野道為僉院力諍，謂事涉曖昧，不可懸坐。汪大怒，並史語奏之，上始悟，徐得閑住去，而史竟引誣告律反坐詹榮罪，張、汪亦不能救。蓋徐少宰昏夜之饋，俱諸人偽為之，真同戲劇，似狡實愚，可發一哂。此又江陵所不屑者。江陵於《世宗實錄》極推許永嘉，舊其材術相似，故心儀而托之贊歎。弇州謂二公事業相去實不遠，而永嘉則絲素矣。此語固不謬，但馬西元汝驥作呂仲木梢行狀云：「永嘉暴橫其鄉，侵人田宅無算，既死，浙御史欲直之。霍文敏為保全其家，時仲木為南禮侍，與霍同僚，因與霍書責其阿私黨奸云云。則弇州言又未必然。史又稱孚敬以廢寺建敬一亭、寶綸樓，凡興役必役民夫，為巡按御史周汝員裁抑，乃汝員，上命浙江、福建會勘，則孚敬居鄉之不法可知也。有云汪鉉會救徐縉者，此誤信其鄉人之說，而實不然。」